

巴金
bajin



冰心
bingxin

鲁迅
luxun

CHINA

中国100年 名家

BaiNianMingJia
SANWENJI

散文集

茅盾
maodun

刘白羽
liubaiyu



三毛
sanma



朱自清
zhuziqing

林语堂
linyutang

梁实秋
liangshiqiu

王蒙
wangmeng



刘墉
liuyong

徐志摩
xuzhimo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中国百年名家

散文集

CHINA

BaiNianMingJia

SANWENJI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昆

封面设计：木 子

中国 100 年名家散文集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呼和浩特市印刷二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 印张 5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80506-336-2/I·328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梁启超		雾	/30
少年中国说	/1	白杨礼赞	/31
鲁 迅		徐志摩	
雪	/6	翡冷翠山居闲话	/34
风筝	/7	林徽因	
郭沫若		蛛丝和梅花	/37
芭蕉花	/10	冰 心	
银杏	/13	一只木屐	/41
许地山		病榻呓语	/43
落花生	/16	笑	/44
林语堂		老 舍	
秋天的况味	/18	济南的冬天	/46
人生的乐趣	/19	李大钊	
朱自清		“今”	/48
背影	/25	胡 适	
荷塘月色	/27	我的母亲	/52
茅 盾		周作人	

苦雨	/57	甲子谈鼠	/112
初恋	/60	废 名	
叶圣陶		芭茅	/116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62	沈从文	
郁达夫		街	/119
水样的春愁	/65	时间	/122
丰子恺		柔 石	
渐	/71	一个伟大的印象	/125
庐山面目	/74	王统照	
庐 隐		青岛素描	/133
雷峰塔下	/78	曹靖华	
花瓶时代	/80	花	/144
方志敏		郑振铎	
可爱的中国	/82	海燕	/147
清贫	/98	翦伯赞	
闻一多		内蒙访古	/150
最后一次的讲演	/100	苏雪林	
萧 红		秃的梧桐	/165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102	穆木天	
瞿秋白		秋日风景画	/167
一种云	/104	许 杰	
俞平伯		榴梿	/176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06	鲁 颜	
夏 衍		父亲的玳瑁	/182

聂绀弩		咬菜根	/239
我若为王	/189	冯至	
施蛰存		在赣江上	/241
驮马	/191	舒婷	
缪崇群		多情还属中年	/245
花床	/195	高士其	
陆蠡		笑	/247
囚绿记	/197	李广田	
冯雪峰		花潮	/250
发疯	/200	李健吾	
钟敬文		雨中登泰山	/254
黄叶小谈	/204	梁遇春	
梁实秋		途中	/259
雅舍	/208	张洁	
中年	/210	拣麦穗	/265
生命	/213	陶铸	
苏青		松树风格	/269
我的女友们	/216	柯灵	
巴金		巷	/272
海上的日出	/218	苏州拾梦记	/274
鸟的天堂	/219	师陀	
艾芜		铁匠	/279
人生哲学的一课	/222	钱钟书	
朱湘		窗	/288

杨 绛

隐身衣 /292

第一次观礼 /296

季羨林

幽径悲剧 /299

何其芳

雨前 /303

迟暮的花 /305

冯亦代

向日葵 /309

孙 犁

采蒲台的苇 /312

老家 /314

杨 朔

茶花赋 /316

荔枝蜜 /318

张抗抗

橄榄 /321

徐 迟

枯叶蝴蝶 /328

严文井

一个低音变奏 /330

刘白羽

长江三日 /334

碧 野

天山景物记 /342

骆宾基

意外的事情 /348

谌 容

病中 /354

萧也牧

黄昏 /358

方 纪

挥手之间 /363

冯 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370

张秀亚

杏黄月 /375

郭 风

松坊溪的冬天 /378

秦 牧

社稷坛抒情 /381

汪曾祺

葡萄月令 /387

张爱玲

天才梦 /392

爱 /394

魏 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	/396	永远的青草地	/448
菡 子		忆明珠	
黄山小记	/401	石破天惊的诗句	/452
何 为		宗 璞	
第二次考试	/405	紫藤萝瀑布	/455
谢 烨		王 蒙	
你叫小木耳(节选)	/409	凝思	/457
牛 汉		王充闾	
绵绵土	/419	土囊吟	/463
林斤澜		陈早春	
春风	/422	家乡的小桥	/470
峻 青		铁 凝	
雄关赋	/424	女人的白夜	/474
敖德斯尔		刘成章	
牧马人之歌	/431	安塞腰鼓	/479
袁 鹰		许达然	
筏子	/434	失去的森林	/482
王鼎钧		武俊瑶	
活到老真好	/436	金子的呼唤	/486
萧 白		张晓风	
响在水中的水声	/439	愁乡石	/492
岑 桑		我喜欢	/495
残雪断想	/445	周同宾	
赵 玫		天籁	/498

冯骥才		弈人	/585
珍珠鸟	/502	笑口常开	/588
杨闻宇		马丽华	
六骏踪迹	/504	渴望苦难	/592
李佩芝		杜文和	
小屋	/509	侏儒记	/598
余秋雨		唐 敏	
一个王朝的背影	/514	女孩子的花	/600
周 涛		萧 乾	
巩乃斯的马	/532	吆喝	/606
梁 衡		席慕蓉	
觅渡,觅渡,渡何处?	/538	写给幸福	/609
梁锡华		罗 兰	
漫语慢蜗牛	/544	给寻梦的孩子	/613
张承志		三 毛	
清洁的精神	/548	不死鸟	/617
叶 梦		林清玄	
羞女山	/560	黄玫瑰的心	/619
史铁生		林 白	
我与地坛	/565	大声哭泣	/622
贾平凹		黄秋耘	
丑石	/583	丁香花下	/629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①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①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著有《殉难六烈士传》等，另有《饮冰室文集全编》印行。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大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而皤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擎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用也。故其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商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国畴昔，岂尝有过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

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魂之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铢，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

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赋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以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尽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棂，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捶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渐亡可跷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矍矍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无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雪

鲁 迅^①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着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

^①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等，另有《鲁迅全集》印行。

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烂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风 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

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地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